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駢志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張愼和

謄録監生臣官學詩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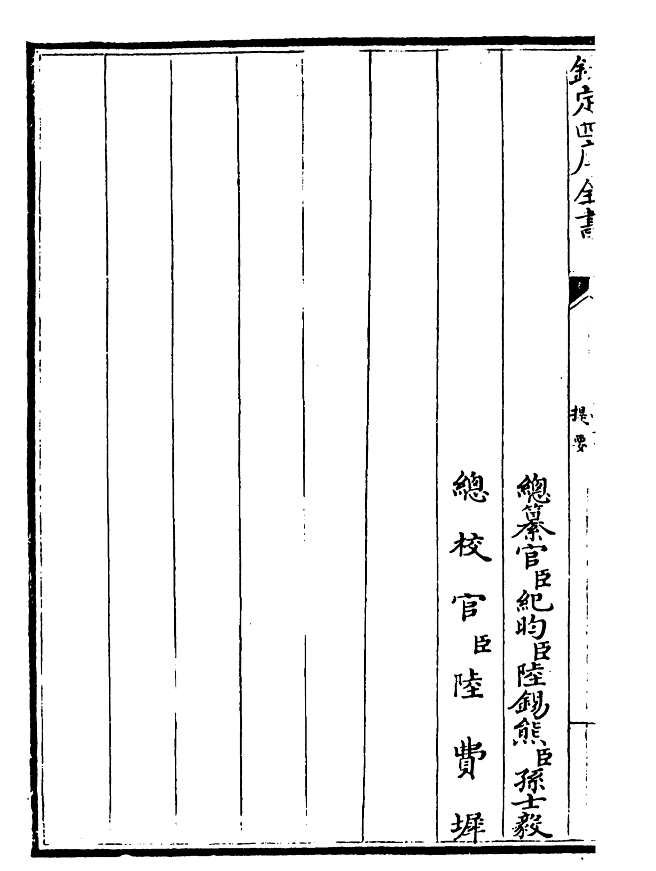
駢志　　　　　　　　　類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駢志二十卷明陳禹謨撰禹謨有經言枝指别著録是書取古事之相類者比而録之對偶標題而各註其所出於條下不立門目但以自甲至癸十干為序而大較以類相從其中嗜博愛奇務盈卷帙如晏子宅

晏子冢蘇秦宅蘇秦冢之類古來有宅有冢者豈能偏收秦趙高為丞相漢趙高為太守之類古來同姓名者更難悉數又如平仲君遷乃吳都賦之本文橘不踰淮貉不踰汶乃考工記之成語因而採為駢句名為隸事實則鈔胥齊梁來儷偶之文亦恐罄竹難盡至于癸部所載及于經典一字之異同如浴乎沂沿乎沂詠而歸詠而饋則經典釋文且將

全錄矣然所採既繁所儲遂富或一言而出典各殊或兩事而行蹤相近多可以考證異同辨別疑似所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又如漢高母姓駁司馬貞依托班固碑之類亦頗精確大致簡核精要不及前人而博贍典雅則勝方中德之古事比雖體例時有踳舛其蒐羅排比之勤要未可盡沒也乾隆四十五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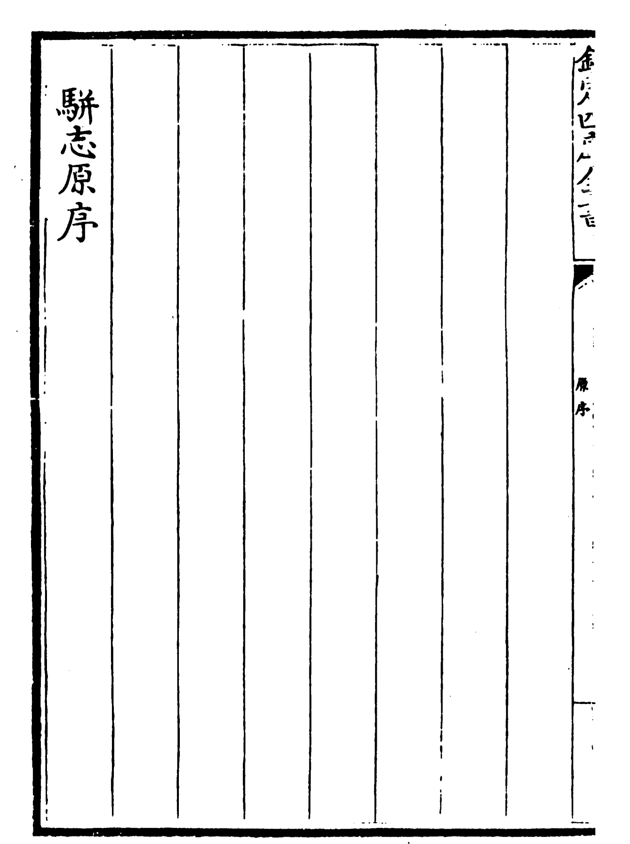
總校官臣陸費墀

駢志原序

不佞謏性庸蹇特耽耆古籍自爲諸生輒請之先莊靖府君出所藏書披涉之時益以什之七八理古以什之二三攷今識迷於多旁宜莫能兩精已既屢試弗售府君患之謂謏曰兒之好古亦何異資章甫而適越失正鵠而修招乎於是始以强半攷今僅倖一捷隨嗷繼視公車義既謁選得獲庠三周星箴日督課諸生重以葺黌宇脩獲秉諸務塡委置古事未皇理也甲辰冬隨牒

入南雍兩司成先生以一時名碩型范多士多士蒸蒸鄉風六館仰遵明教無復事事入擁臯比青衿環侍惟是螯襟攤卷恣所吹漁而已同官或戲謂不佞曰此堂其鄉之書堂乎不佞戲應之曰此書堂何假南面百城也比退食亦復爾爾兩禩間頗得諸未曾有第苦善忘諆劄而志焉獨念往牒中事詞多肖不若臚列肖者足備遺忘亦便商訂嘗憶曩時閲史如山公嫗謂甚肖河伯婦蘇則膝不枕佞人甚肖羊侃床不坐閹人岍側

人言顧吳郡甚肖塹中兒呼蕭丹陽凡若干則曾述向府君前府君喜而領之顧未之志也茲益以近段所得彙為一編命曰駢志大都史家為多間出諸子稗官自隋唐而後則鮮及焉曰何不以類志也曰如以類業有類部諸帙涵茹千古比物連類者在茲編何以稱焉計卷率得二十為一集行之餘尚有待云萬歷丙午玄月穀旦海虞陳禹謨書于金閶舟中



騈志原序

駢志卷一

明　陳禹謨　撰

甲部上

舜得玉歷于河際之巖

禹發金簡于宛委之山

搜神記舜耕歷山得玉歷于河際之巖舜知天命在

已體道不倦

吳越春秋禹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按金簡玉字得

通水之理

舜耕歴山鳥為之耘

禹葬會稽鳥為之耘

文粹陸龜蒙曰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歴山象為之

耕鳥為之耘吾得于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

而徐起墢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于象行必端履必

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

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
績大成而後薦之于天其爲端且深非得于象耕乎
去四凶恐害于政其爲疾且畏非得于鳥耘乎好事
者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
水經注會稽山下有禹廟廟有聖姑像禮樂緯云禹
治水畢天賜神女聖姑即其像也山上有禹冢昔大
禹即位十年東巡狩崩于會稽因而葬之有鳥來爲
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

此鳥犯則刑無赦　按論衡云傳書言舜葬于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虚言也

黄龍負舟

黑龍負舟

淮南子禹南省方濟于江黄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熈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顔色不變

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

南史宋文帝入奉皇統行臺至江陵有黑龍躍負上所乘舟左右莫不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

殷湯以戊子戰于郕

周武以甲子戰于牧

吕覽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郕遂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既奔走

于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

又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紂為禽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視殷如周視人如已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為天子

夜徑澤中斬蛇

伐荻新洲斬蛇

漢書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

南史武帝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于榛中擣藥問其故荅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荅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

沛公王漢中

先主王漢中

漢書高帝紀項羽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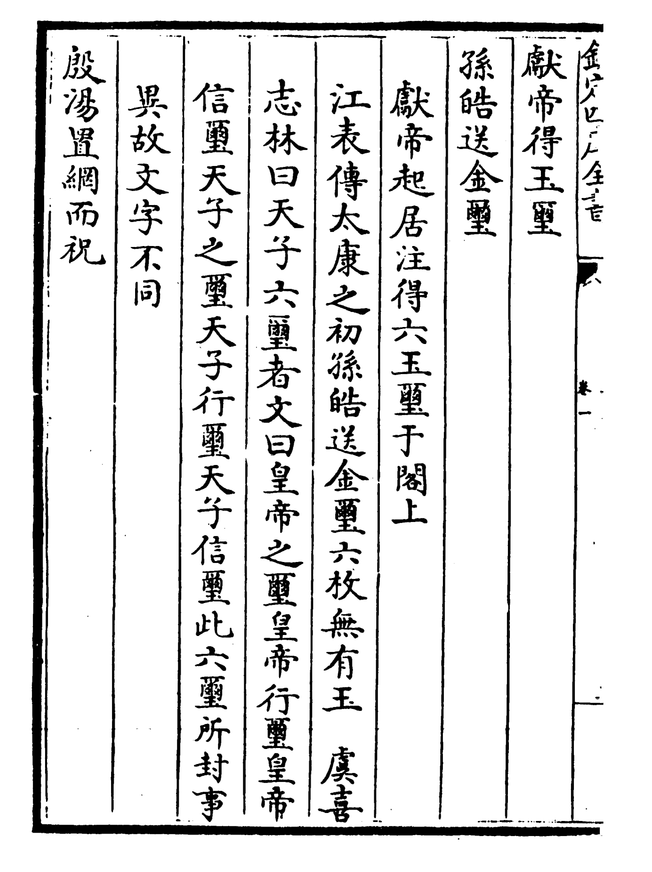
蜀志曹公自長安舉衆南征先主遥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

吳書傳國璽文

漢宮傳國璽文

吳書孫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宮井上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黄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

應氏漢宮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



獻帝得玉璽

孫皓送金璽

獻帝起居注得六玉璽于閣上

江表傳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 虞喜

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

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

異故文字不同

殷湯置網而祝

唐宗中綱而止

吕覽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紓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酉陽雜俎唐太宗觀魚于西宮見魚躍焉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于是中網而止

周文韈繫解自結

晉文履繫解自結

韓非子文王伐崇至鳳黄虚韈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上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吕氏春秋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于前莫為之係曰吾所以事君

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為係

韓非子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秦孝公前席衛鞅

漢文帝前席賈誼

史記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得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于殷周矣

漢書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

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魏書王肅字恭懿導之後也太和十七年奔魏高祖聞肅至虛襟待之引見問故肅詞音雅暢辯而有禮高祖嗟納之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淹也後為豫州刺史尋徵入朝高祖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故復此勑

不冠不見

法服以見

漢書大將軍衛青侍中上踞厠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汲黯不冠不見也志林云漢武帝無道無足觀者惟踞厠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長孺為可嘉耳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厠見之正其宜也

魏志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袖楊阜問帝曰此于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荅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

漢哀帝識鄭尚書履聲

宋武帝知鄭尚書自來

漢書鄭崇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南史鄭鮮之爲武帝所狎上曽内殿宴飲朝貢畢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鄭鮮之詣神獸門求啓事帝大笑引入

桓榮東面几杖

王祥南面几杖

後漢書桓榮傳顯宗即位尊榮以師禮甚見親重帝乘輿常幸太常府命榮坐東面設几杖天子親自執

業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

晉書王祥拜大常天子幸太學命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主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

命胥臣以先茅

賞士伯以瓜衍

左傳初臼季使過兾見兾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

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

又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齊桓公賞鮑叔

晉文公賞子虎

呂覽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公不聽彊相鮑叔固辭讓而相桓公果聽之于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讐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鞹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以爟火釁以犧猳焉生與

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

又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子虎文公召郤

子虎曰襄言所以勝鄭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于子虎請賞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郤子虎不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蹤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而因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由此歟

秦繆公禮由余

漢武帝重日磾

史記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于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

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柰之何内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于政繆公乃用内史廖計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後用其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漢書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單于怨

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没入官輸黄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宫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郎駙馬都尉光禄大

夫曰碑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

解裘覆柔

以蓋覆基

魏氏春秋高柔既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常夜微行覩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自是辟焉

吳志孫權大暑時嘗于船中宴飲于船樓上値雷權以盎自覆又命覆劉基餘人不可得也　吳書曰基遭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為慼與弟祥居常夜臥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　又吳志吳軍振旅過武昌孫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陸遜出入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于是莫與為比

齊高祖為崔暹授轡

齊世宗為崔暹回馬

北齊書高祖賜崔暹良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高祖親為擁之而授轡

又世宗欲假崔暹威勢諸公在坐令暹高視徐步兩人擎裾而入世宗分庭對揖暹下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世宗曰下官薄有疏食願公少留暹曰適受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世宗降階送之旬日後世宗與諸公出之東山過暹于道前驅為赤棒所擊

世宗曰馬避之

每有好官鈌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每有好官闕即望宰相論及蘇頲

南史宋文帝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舊唐書蘇頲為中書侍郎仍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有政事食自頲始也頲入謝玄宗曰常欲用卿每有好官缺即望宰相論及宰相皆卿之故人卒無言

者朕為卿嘆息

金錢愧心

賜絹愧心

漢書文帝賛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

舊唐書長孫順徳監奴受人餽絹事發太宗惜其功不忍加罪遂于殿庭賜絹數十疋以媿其心大理少卿胡演進曰順徳枉法受財罪不可恕奈何又賜之

絹太宗曰人生性靈得絹甚于刑戮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邾文公不惜遺巳以愛民

宋景公不欲殺民以自活

左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

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又呂
覽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
東西南北不出國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人
主也今王寢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羣臣皆恐
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
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
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
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昌也請改行重善

以移之其可以免乎于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羣臣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

吕覽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于君雖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

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于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巳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

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臣請伏于陛下以伺侯之熒惑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光武不省

曹公皆焚

後漢帝紀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魏志公收袁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

魏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而况衆人乎

晉武帝焚雉頭裘

隋文帝焚綾文布

晉咸寧起居注大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曰據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宜於殿前燒之

元經隋文帝開皇十五年夏六月焚綾文布湘州進詔焚之

不許金塗釘

命毀玉介導

南史宋武帝紀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床金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床釘用鐵帝素有熱病并患金創末年尤劇坐臥常須冷物後有人獻石牀寢之極以為佳乃歎曰木牀且費而况石邪即令毀之

又齊高帝紀帝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導以長侈奢之源命打破之凡異物皆令隨例毀棄後

宫器物欄檻以銅爲飾者皆改用鐵内殿施黄紗帳宫人著紫皮履華葢除金華瓜用鐵𡼖釘每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黄金與土同價

投籤

陳書宣帝日昃劬勞每鷄人伺漏傳更籤于殿中乃敕送者必投籤于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云吾雖眠亦令驚覺也

警枕

吳越備史武肅王錢鏐在軍中未嘗安寢復用圓木小枕睡熟則欹由是得寤名曰警枕

不忌反支曰　不還四廢日

不避往亡日

潛夫論云明帝問今旦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究之也乃勑公車受章不避反支　又宋武帝將拜南蠻校尉遇四廢日佐史鄭鮮之等白遷

曰不許

宋武帝以往亡起兵軍吏以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　又舊唐書李愬初將攻吳房軍吏曰往亡曰請避之愬曰賊以往亡謂我不來正可擊也及戰勝捷而歸

太宗發哀不避辰日

太宗餌藥不避臨喪

舊唐書張公謹卒太宗聞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

言準陰陽書曰子在辰不可哭泣又為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義同于父子情發于衷安避辰日遂哭之

又高士廉薨太宗命駕將臨之司空房玄齡以上餌藥石不宜臨喪抗表切諫上曰朕之此行豈獨為君臣之禮兼以故舊情深姻戚義重卿勿復言也太宗從數百騎出興安門至延喜門長孫無忌馳至馬前諫曰餌藥臨喪經方明忌其言甚切太宗猶不許無

忌乃伏于馬前帝始還宮

新羅獻女樂二人遣還之

高麗獻美女二人並還之

舊唐書貞觀五年新羅遣使獻女樂二人皆鬒髮美色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聲色之娛不如好德且山川阻遠懷土可知近日林邑獻鸚鵡尚解思鄉訴情還國鳥猶如此況人情乎愍其遠來必思親戚宜付使者聽遣還家

又貞觀二十年高麗遣使來謝罪并獻二美女太宗謂其使曰歸謂爾主美色者人之所重爾之所獻信為美麗憫其離父母兄弟于本國留其身而忘其親愛其色而傷其心我不取也並還之

不與鮑魚

不進邪蒿

賈太傅新書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北史邢峙仕齊以經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者風廚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纊

唐書乾封初太子弘稀見宮臣典膳邢文偉輒申減膳太子荅曰尋觀來請良符宿志自非義均弼諧渠能進此藥石其年左史闕上曰邢文偉以吾兒不讀書不肯與肉此人甚正直遂拜焉

漢武帝為太子立博望苑

梁武帝為太子立慧義殿

漢書孝武皇帝年二十九乃得戾太子甚喜為立禖使東方朔枚臯為禖祝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宫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

南史梁武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説昭明太子亦素信三寶徧覽衆經乃于宫内别立慧義殿專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

詔王褒誦讀奇文虞侍太子
命王褒賦詩談論恒在左右
漢書王褒為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
北史王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游宴命褒賦詩談論恒在左右
皇太子贈疏廣黃金五十斤

皇太子賜陸杲黃金五十斤

漢書疏廣為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後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

梁書陸杲為太子中庶子掌管記禮遇甚厚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于征虜亭皇太子賜

黃金五十斤

齊神武留紹宗與世子

唐太宗留李勣與太子

北史齊神武謂世子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養豈為汝駕御也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畧

舊唐書李勣除太子詹事太宗寢疾謂高宗曰汝與

李勣無恩我今將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以僕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為疊州都督高宗即位其月召拜洛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令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是歲册拜尚書左僕射評曰商書云數求哲人俾輔後嗣人主誠計詒謀其亟樹人也惟恐當吾世失之耳豈故不貴之又故責出之也若圖報必須感恩則彼受顧命大臣獨不思効之幼主哉惑矣夫世主者以術馭臣者也絶宗無論乃李勣所為報高宗者竟何如益信文皇之術陋矣

廷理斬太子之輈

廷理擊太子之馬

韓非子荊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霤者廷理斬其輈戮其御于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斬其輈戮其御太子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

遺子孫于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

又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于茆門天雨庭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于茆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殳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為王泣曰庭中多潦驅車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舉殳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矜

矣是直居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又漢書張釋之傳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于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

天子子過誤殺人

天子兒過誤殺人

漢書車千秋為高寢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廼大感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

南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武帝召戴僧静使領軍向

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太忿忿
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
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敕上不荅而心
善之
漢武感千秋之言作思子宮
晉惠感閻纘之言作思子臺
漢書武帝既知戾太子惶恐無它意而車千秋復訟
太子寃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

于横橋上及泉鳩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爲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事乃作思子宫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悲之

晉書愍懷太子之喪大風雷電幃蓋飛裂惠帝感閻纘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　殷基通語載朱據擁護太子其言曰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

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宫無所復及矣

揺山玉彩

揺山往則

舊唐書孝敬皇帝弘龍朔初命許敬宗上官儀等于文思殿博採古今文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揺山玉彩表上之　又許敬宗傳自貞觀以來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晉書東殿新書西域

圖志文思博要文館詞林累璧瑶山玉彩姓氏錄新禮皆揔知其事前後賞賚不可勝紀

唐書裴光庭為弘文館學士造揺山往則維城前軌二篇獻之明皇詔皇太子諸王于光順門見光庭謝所以規諷意按山海經西北海之外有揺山其上有人號曰太子長琴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揺山始作樂風

劉章取喻于立苗

雍王示諷于種瓜

漢書趙王旣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劉章入侍高后宴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乃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師古曰穊稠也穊種者言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令爲藩輔也穊音兾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

舊唐書高宗子八人我后所出者自爲行第長曰孝敬皇帝監國仁明爲后所忌而鴆之次曰雍王賢爲

太子次曰中宗次曰睿宗及孝敬遇害諸弟嘗所不安晨夕懐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太子賢乃作黄臺瓜詞令樂人歌之欲微悟上意歌曰種瓜黄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猶可四摘抱蔓歸后黙然太子竟亦流竄于黔州

賈翽屬思　　吴質耳白

崔琰露板

魏志文帝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

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賈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又魏國初建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于外唯崔琰露板荅曰蓋聞春秋之

義立子以長如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

世說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菑侯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質耳白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

毒胙而獻

毒饋以進

左傳驪姬謂太子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欵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遂縊于新城復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晉書庾懌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　華陽國志蜀侯惲祭山川獻饋于秦孝文王惲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王王將嘗之後母曰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王與近臣近臣即斃文王大怒遣司馬錯賜惲劒使自裁惲懼夫婦自殺秦誅其郎中令嬰等二十七人蜀人葬惲郭外

豎牛讒而殺壬

妾余讒而殺甲

韓非子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妒而欲殺之因與壬游于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用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于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于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

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鍾鍾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鍾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為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叔孫

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實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父子為人僇此不參之患也

又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有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埶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于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因

信妾余之詐為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彊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于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因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

為善最樂

為善最多

東觀漢記東平王蒼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弘雅明帝詔書示諸國曰詔問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為善最樂帝曰其言甚大副其腰腹矣

南史齊武帝嘗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政使劉瓛講禮顧悊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時復擊贊以此為樂上大賞之他日謂豫

章王嶷曰臨川為善遂至於斯嶷曰此大司馬公之次弟安得不爾上仍以玉如意指嶷曰未若皇帝之次弟為善最多也

漢河間王服儒術

漢書河間獻王德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

齊河間王愛文學

北史齊河間康獻王孝瑜字正德謙慎寛厚兼愛文學

魏任城王破叛胡桑乾

唐任城王敗突厥城下

魏志曹彰與叛胡搏戰乘勝逐北至于桑乾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為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黃初三年立為任城王

舊唐書梁師都據夏州遣弟洛兒引突厥兵數萬至于城下李道宗閉門拒守伺隙而戰賊徒大敗高祖聞而嘉之謂左僕射裴寂中書令蕭瑀曰道宗今能守邊以寡制衆昔魏任城王彰臨戎却敵道宗勇敢有同於彼遂封為任城王

此我家任城

此我之任城

南齊書世祖嘗幸鍾山長沙威王晃從駕以馬矟刺

道邊枯蘖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纆皆卷聚而稍不
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
輒令晃于華林中調試之太祖常曰此吾家任城也
世祖緣此意故謚曰威
梁書廬陵威王續少英果膂力絶人馳射游獵應發
命中高祖常歎曰此我之任城也
共叔之死母實為之
趙王之戮父實使之

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

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為已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太叔出

奔共

漢書高祖為漢王時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吕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為趙王留長安幾代太子者數賴公卿大臣爭之及叔孫通諫用留侯之策得無易吕后為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為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為周吕侯次兄

釋之為建成侯逯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公薨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

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

顔氏家訓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為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為靈龜明鑑也

賜吳王濞几杖不朝

賜淮南王几杖不朝

漢書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于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濞慍曰天下一家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係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

也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反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于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

又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安心怪之或説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游士妄作妖

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為中詗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

燕刺王自歌

漢書燕刺王旦事覺憂懣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鷄不鳴横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

廣陵王自歌

紛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及得璽書以符璽屬醫工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絞

又廣陵厲王胥祝詛事發覺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千里馬兮駐待路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苦心何用為樂心所喜出入無悰

為樂亟蒿里召兮郭門閲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左右悉更涕泣奏酒至鷄鳴時罷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綬自絞死

文帝母薄太后貴徵

文帝母王太后貴相

漢書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媪通生薄姬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及諸侯

畔秦魏豹立為王而魏媪内其女于魏宫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而中立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内後宫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臯靈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

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龍據妾胷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

論衡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輙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人有與正君父稺君善者遇相正君曰貴為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為太子稺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為皇后君上為

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為成帝正君為皇太后竟為天下母　又丞相黃次公故為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為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令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以為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為列侯次公名霸

何準生女之夕羣烏夜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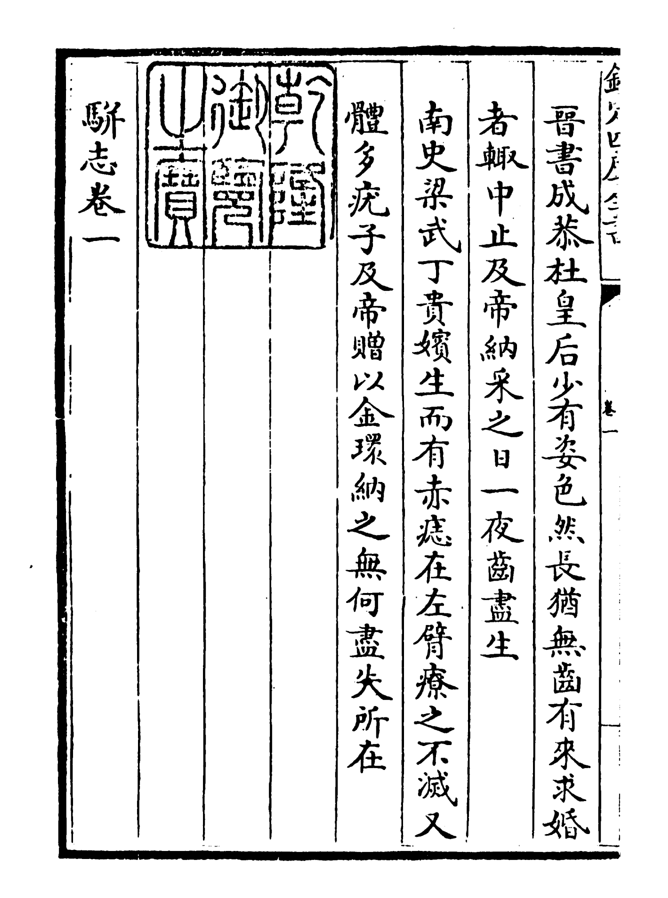
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

晉志海鹽南三里有烏夜村晉何凖所居也一夕羣烏啼噪凖適生女他日復夜啼乃穆帝立凖女為后之日

酉陽雜俎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尺餘

一夜齒盡生

無何疵盡失



晉書成恭杜皇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

南史梁武丁貴嬪生而有赤痣在左臂療之不滅又體多疣子及帝贈以金環納之無何盡失所在

駢志卷一

原書封面部別訛誤，應屬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駢志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張慎和

謄錄監生臣官學詩

欽定四庫全書

駢志卷二十

甲部下

明 陳禹謨 撰

茅容以草蔬與客同飯 樂頤以菜俎為客設食

後漢書茅容字季偉年四十餘耕于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

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南史吏部郎庾杲之嘗往樂顒之顒之為設食唯枯魚菜葅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羮數種杲之曰卿過茅季偉我非郭林宗

孝婦汲江水

孝子汲江水

後漢書廣漢姜詩妻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子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

華陽國志孝子隗通爲母汲江裔水天爲出平石生

江中今石在馬湖江

任彦昇不嘗檳榔

陳叔達不食蒲萄

南史任昉父遥本性重檳榔以為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以父所嗜好深以為恨遂終身不嘗檳榔

舊唐書高祖賜羣臣食於御前果有蒲萄侍中陳叔達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

能得高祖曰卿有母可遺乎遂流涕嗚咽久之乃止因賜物百段

劉士儁母喪勺飲不入口七日

段秀實母疾水漿不入口七日

隋書劉士儁性至孝丁母喪絶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于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狼馴擾為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

唐書段秀實性至孝六歲母疾水漿不入口七日疾

有間然後飲食

開函流涕

開笥流涕

南史齊河東王鉉年三四歲高帝嘗晝臥纒髮鉉上高帝腹上弄繩高帝因以繩賜鉉及崩後鉉以寶函盛繩歳時輒開視流涕嗚咽鉉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

又張敷生而母亡年數歳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

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

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

輒圜冢曰順在此

輒到墓曰哀在此

後漢書蔡順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灾火

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

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為東閤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

後每有雷震順輒圜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

為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

晉書王裒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

六世同爨

南史漢壽人邵榮興六世同爨劉悛表其門閭

九世同居

舊唐書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永樂詣宅撫慰旌表焉隋開皇大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撫

慰重表其門貞觀中特勅吏加旌表高宗有事太山路過鄆州臨幸其宅問其義由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忍字高宗為之流涕賜以縑帛

李氏七世同居

郭氏七世同居

北史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同居共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集鄉里嘆美標其門閭

又郭世儁字弘乂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穆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為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隋文帝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尚書侍御史栁彧廵省河北表其門閭　又南唐江州陳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宗族七百口每日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建書樓於别墅以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獄訟希少遠近歎異之

百口同爨

八院相對

魏書楊播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惟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弟椿津當時莫逮焉

舊唐書裴寛性友愛弟兄多宦達子姪亦有名稱於東京立第同居八院相對甥姪皆有休憩所擊鼓而食當世榮之

夏方畢十三喪

吳逵葬十三棺

晉書夏方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于墓側種植松柏烏鳥猛獸馴擾其旁

南史吳逵經荒饑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嫂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逵時病困隣里以葦席裹之埋于村側既而親屬皆盡唯逵夫妻獲全家徒四

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磚妻亦同達

此誠無有懈倦達夜行遇猛獸猛獸下道避之朞年

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隣里嘉之晉書亦載

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

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

顔氏家訓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

得終于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

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

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為誡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哉　按魏志管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

玄成讓爵于兄弘因有司劾而受爵

丁鴻讓國于弟盛因友人諫而就國

漢書初韋玄成兄弘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

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勑令自免弘懷嫌
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
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
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
以大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
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臥便利妄
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
鴻臚奏狀章下御史丞相按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

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凡者按事丞相史廼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掩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

玄成爲河南太守兄弘爲太山都尉

後漢書丁鴻傳鴻父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絰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含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

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絶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

鄧彪讓國與弟鳳

劉愷讓爵與弟憲

東觀記鄧彪字智伯南陽人也父邯世祖中興從征伐以功封鄳侯彪少修孝行厲志清高與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稱南陽五伯彪以嫡長為世子邯薨當嗣爵讓國與異母弟鳳明帝高其節詔書聽許鳳襲爵彪仕州郡

後漢書劉愷字伯豫以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絶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

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于從政乎何有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潔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近有陵陽侯丁鴻鄳侯鄧彪並以高行潔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

姜伯淮兄弟常共卧起

張弘策兄弟常同卧起

後漢書姜肱字伯淮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生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于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

兩釋焉　謝承後漢書肱與季江俱乗車行適野廬為賊所刼取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賊戢衽曰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復不受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

南史張弘策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臥

韋世比之姜肱兄弟　梁書韋放性弘厚篤實輕財
好施于諸弟尤雍睦每將遠别及行役初還常同一
室臥起時稱為三姜　唐書陽城隱中條山與弟堦
域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
既娶則間外姓雖同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
娶遂終身
趙孝弟將為賊所烹自縛求免
孟孫兄將為盜所烹請代得免

後漢書時天下亂人相食趙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

又淳于恭字孟孫兄崇將為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

蔣恭兄弟爭罪

張悌兄弟爭死

南史晉陵蔣崇平為刼見禽云與蔣恭妻弟吳晞張
為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避水移寄恭家
時録晞張不獲禽收恭及兄協付獄抵罪恭協並欵
舍住晞張家口而不知刼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
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免兄恊恊列是戶主求免
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制依事上詳州
議以為竝不合罪
又滕曇恭傳建康人張悌坐刼株連縣抵悌死罪悌

兄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惟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曰兄是嫡長後母惟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曰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引分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讞帝以為孝義特降死後不得為例　又南都江陵縣人荀蔣之弟胡之婦為曽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荀家蔣之殺沙門為官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恥欲忍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宗躬啟

州荆州刺史廬江王求博議袁彖曰夫迅寒急節乃
見松筠之操危機迴構方識貞孤之風竊以蔣之胡
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讞之日友于讓生事憐左右義
哀行路昔文舉引謗獲漏疏網蔣之心迹同符古人
若陷以深刑實傷為善由是蔣之凡弟免死
淳于恭教兄子用杖自箠
繆豫公教弟婦掩戶自撾
後漢書淳于恭兄崇卒恭養幼孤教誨學問有不如

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

又繆肜字豫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産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鬭爭之言肜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撾曰繆肜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敦睦之行

例得一子解褐

例得一子出身

北史邢晏爲南兖州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孤弟子子慎爲朝請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巳弱冠矣後爲滄州復啓孤兄子昕爲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官世人以此多之

又房亮爲東荆州刺史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其弟子啓爲奉朝請議者稱之

繫子于樹

閣子于樹

晉書鄧攸逃石勒遇賊掠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絶止應自棄吾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故繫之于樹而去　史臣曰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豫加徽纆絶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絶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

陳書王元規字正範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並孤姪入船元規自執櫂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于樹杪及水退獲全時人皆稱其至行

以子易姪

以身代弟

崔鴻十六國春秋江都王延年年十五喪二親奉叔

父孝闓子良孫及弟從子為噉人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賊以良孫歸延年延年拜請曰我以少孤為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少孤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也免之

宋書孫棘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自詣郡縣引己為家長令弟不行罪當在己乞以身代薩薩又辭自引太守張岱視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聲色並悅甘心赴死焉

棘妻許氏又寄語囑夫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大家臨亡以小郎囑君今竟未婚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子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　又南史元嘉末吳欣之弟慰之為武進縣史隨王誕起義元凶遣軍主華欽討之吏人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

夫妻相對如賓

夫妻相敬如賓

左傳臼季使過兾見兾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魏畧常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于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鉏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

懸魚于庭

致瓜于梁

謝承漢書羊續好食生魚為南陽太守府丞侯焦作范

儉貢鯉續受而懸之一歲儉復致一枚續乃出所懸枯魚示之以杜其意　韓詩外傳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于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于相長自給于魚此明于為己者也　五代史補王審知遺推官黃滔魚徐演代為謝啟曰卸諸斷索纔從羊續懸來列在雕盤便到馮驩食處時大稱之

北史蘇瓊為南清河太守性清慎不發私書郡人趙
穎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
一雙自來奉瓊恃年老苦請遂便為留乃致于廳事
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穎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
穎瓜猶在相顧而去

第五倫受俸裁留一月

第五頡不炊或至十日

後漢書第五倫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

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

三輔決録注曰第五頡字子陵為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為侍御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廬江朱建孟興皆與頡故舊各致禮餉頡終不受

遺金悉還威化大行

遺金悉還蠻夷感悟

後漢羌豪帥感張奐恩德上馬二十四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已威化大行

北史梁昆為西寧州刺史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為豪儁由是遞相陵辱每尋干戈邊境略

無寧歲毘忠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
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
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
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
為受一錢
為食一口
後漢書劉寵為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匠有五六老
叟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

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絶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値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北史齊彭城景王浟為定州刺史徵為侍中人吏送别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白浟曰自殿下至此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以來始逢今

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敝重其意為食一口

寫書當慎嫌疑

寫書亦是罪過

後漢書吴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濵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

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季子謂札也

北史潘子義遺郎基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又郎基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于此乎唯頗令人寫書

留犢淮南

留牀兖州

魏志注時苗為壽春令始之官乗薄軬車黄牸牛布被囊居官歳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昔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所生有也

魏略裴潛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藜花以自供又潛為兖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掛柱

王衍口不言錢

崔洪口不言財

晉書王衍疾其妻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

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

阿堵物却

又崔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讌公

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

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然乖其常性故為詭說

船輕載土

艚輕迮石

宣城記云涇縣吳矩時為廬江太守有清稱徵還船

輕載土時歲暮遂除者就乞所獲甚少矩乃語之遂除人見土而去

南史江革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竝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臥或請濟江徙重物以迮輕艚革既無物乃于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霧太后賜百官任負布絹

隋文帝賜公卿任取左藏

北史李崇在官和厚明于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斂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惟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于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為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又洛陽伽藍記靈太后賜百官負絹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稱力而去唯章武王融

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性蹶倒傷踝侍中崔光止取兩疋太后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疋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廉

北史庫狄士文甞入朝遇隋文帝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疋兩手各持一疋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

蕭放為廣州俸外不入其門

盧鈞為廣州市舶一不干預

舊唐書蕭放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放性公廉南海雖富珍奇月俸之外不入其門家人疾病醫工治藥須烏梅左右于公厨取之放知而命還促買于市又盧鈞為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南海有蠻舶之利珍貨輻輳舊帥作法興利以致富凡為南海者靡不捆載而歸鈞性仁恕為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已一不干預自貞元以來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者因而物故子孫貧悴雖遇赦不能自還凡在封

境者鈞減俸錢為營櫓櫝其家疾病死喪則為之醫
藥殯殮孤兒稚女為之婚嫁凡數百家由是山越之
俗服其德義令不嚴而人化
馮伉不受遺帛德宗因而授令
僧孺不受送物穆宗因而命相
舊唐書澤潞節度使李抱貞卒馮伉為弔贈使抱貞
男遺伉帛數百匹不納又専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
不受蜀醴泉關縣令宰臣進人名帝意不可謂宰臣

曰前使澤潞不受財帛者此人必有清政可以授之遂改醴泉令縣中百姓多猾為著諭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在縣七年韋渠牟薦為給事中

又初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財厚賂權幸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俄而父子俱卒孤孫幼小穆宗恐為厮養竊盜乃命中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俱有納賂之所

唯于牛僧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訖移宗按篿甚説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

一狐裘三十年

一熊皮數十年

檀弓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

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魏書司空長孫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

先減僕從

即減車騎

北史袁叔德候李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

舊唐書楊綰字公權元載伏誅綰拜相綰久積公輔之望及詔出朝野相賀綰素以德行著聞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月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寛劍南四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寛即日潛遣毁拆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座内音樂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餘亦即日減損車騎唯留十騎而已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不可

勝數其鎮俗移風若此 又魏志毛玠典選舉務以儉率人

鮑宣夫妻共挽鹿車

凝之夫妻共乘蒲車

後漢書鮑宣妻者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竒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夫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

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

御服飾更著短布衣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

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郡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

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

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否對曰先姑有言存

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南史劉凝之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

悉散之屬親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苦夫

妻共乘蒲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

石慶以策數馬

乾威下殿就視

史記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于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若此

北史淮南太守楊琳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張乾威曰其首立者為誰乾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

太守楊琳帝謂乾威曰卿為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琳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

審謹無他

醇謹無它

漢書石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畧

又衛綰以戲車為郎事文帝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

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服虔曰不問也綰日以謹力

霍子孟小心謹慎未嘗有過

苗晉卿小心畏慎未嘗有忤

漢初霍光字子孟初為奉車都尉光禄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舊唐書苗晉卿寛厚廉謹為政舉大綱不問小過所

到有惠化及秉鈞衡小心畏慎未嘗忤人意性聰敏達練事體百司文簿經目必曉而修身守位以智自全議者比漢之胡廣

開密事說向親舊

南史謝晦或以朝廷密事語謝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為戲笑以絶其言

聞臧否亂以他語

又謝弘微口不言人短見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聞之

常亂以他語　又弘微每獻替及陳事必手焚書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膳羞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及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别以餘語酬之

邑號朝歌墨子廻車

邑名朝歌顔淵不舍

文選鄒陽上書梁孝王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廻車　按晉灼曰史記樂書作朝歌之音朝歌者歌不時也故墨子聞之惡而廻

車不遲其邑

論語撰考讖曰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蹙墮車宋均曰子路患宰予顧視凶地故以足蹙之使墮車也　淮南子曰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

里名勝母曾子不入見上

里名勝母曾子斂襟

論語撰考讖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里名勝母曾子斂襟

按尸子曰孔子至于勝母暮矣而不宿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冠一免安可冠也

門一杜其可開乎

漢書貢禹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復可冠也

晉書氾騰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閟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受歎曰生於亂世

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為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

拒關不開須詔乃開

後漢郅惲為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于門閒惲曰火明燎遠遂不受詔帝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

不敢盤于游田以萬人為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布百疋眎東中門候為叅封尉　又北史文宣嘗近出令張曜居守帝夜還曜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蹕門外久之催廹甚急曜以夜深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于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效郅君章也乃使曜前開門然後入嗟賞之賜以金綵

南史謝莊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宋孝武出行夜還

敕開門莊守居以條信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因宴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

趙熹横劒當階

崔光攘衰振杖

後漢光武崩趙熹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熹乃正色横劒殿階扶下諸王以明

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寮無別熹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内外肅然

北史宣武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内呼侍中黄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崔光獨攘衰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熹横劒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

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于是遂還

劉行本置笏于地

褚遂良置笏殿階

北史劉行本傳隋文帝踐祚拜諫大夫檢校中書侍郎上嘗怒一郎于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

致之于理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于地而退上歛容謝之遂原所答者

唐書高帝將立武昭儀褚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悦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

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

鄭餘慶執詔封還

韋貫之持籍不與

舊唐書有醫工崔懷自淮南小將爲黄州司馬敕至

南省鄭餘慶執之封還以爲諸道散將無故受正員

五品官是開徼倖之路且無闕可供

又新羅人金忠義以機巧進至少府監蔭其子爲兩

館生韋貫之持其籍不與曰工商之子不當仕忠義

以藝通權倖為請者非一貫之持之愈堅既而疏陳忠義不宜汚朝籍詞理懇切竟罷去之

批敕

塗詔

舊唐書李藩為給事中制敕有不可遂于黄敕後批之吏曰宜别連白紙藩曰别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敕邪

又李藩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河東節度使王鍔

用錢數千萬賂遺權倖求兼宰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别作奏豈可以筆塗詔邪曰勢廹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曰又暮何暇别作奏事果寢

李大亮不順臺使求名鷹

倪若水不聽宦官採鵁鶄

舊唐書李大亮為凉州都督以惠政聞嘗有臺使到

州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絶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比在州鎮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覽用嘉歎古人稱一言之重侔于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賜卿胡餅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又賜荀悦漢紀一部

又倪若水為汴州刺史玄宗令宦官往江南採鵁鶄等諸鳥路由汴州若水知之上表諫曰方今九夏時忙三農作苦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于京師水僊舟船陸倦擔負飯之以魚肉間之以稻粱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貴鳥也玄宗手詔答曰朕先使人取少雜鳥其使不識朕意採鳥稍多卿具奏其事辭誠忠懇深稱朕意朕已量事決罰禽鳥並令放訖今賜卿

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又隋唐嘉話楊德幹高宗朝為萬年令有宦官恃貴寵放鷂不避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悉拔其鷂頭宦者涕泣袒背以示于帝帝曰爾情知此漢獰何須犯他百姓竟不之問

臣無所解惟知誦書

臣無所解惟請誦詩

南史齊高帝幸華林宴集使各效技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

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臣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講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

舊唐書郭山惲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時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嘗令各效技藝以為笑樂工部尚書張錫為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麞左金吾衛將軍杜元琰

誦婆羅咒給事中李行言唱駕車西河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山惲獨奏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兩篇帝從之于是誦鹿鳴蟋蟀之詩奏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詞有好樂無荒之語頗渉規諷恐為忤旨遽止之

嵇紹不為齊王操琴

戴逵不為武陵鼓琴

晉書嵇紹嘗詣齊王冏諮事遇冏讌會召董艾葛旟

等共論時政艾言于冏曰嵇侍中善于絲竹公可令
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為懽卿何吝此
邪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于後紹雖
虛鄙忝備常伯腰綬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
以為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
慙艾等不自得而退
又戴逵字安道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
士范宣于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

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逯逯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逵後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獨自處深以放達為非道 又南史范曄善彈琵琶能為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若不曉終不肯為上嘗宴飲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止絃

因元封歲旱請烹弘羊

因太和夏旱請斬鄭注

漢書元封初歲小旱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舊唐書太和六年夏旱時王守澄方寵鄭注及誣構宋申錫後人側目畏之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李中敏上言曰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寃濫鄭注之奸弊今致雨之方莫若斬鄭注而雪申

錫

漢文帝謂馮唐辱我

唐德宗為蕭復輕朕

漢書文帝閫廉頗李牧為人良說乃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馮唐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虖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

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賔客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甞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不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

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注如淳曰良善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聞頗牧之善帝意大悅髀音陛主臣恐懼之言覆謂覆白之也

舊唐書盧杞奏對于上前阿諛順旨蕭復正色曰盧杞之詞不正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頗輕朕

申屠嘉責弄臣怠慢

劉行本數倖臣褻慢

漢書申屠嘉為丞相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于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不為禮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

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北史劉行本為太子左庶子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為太子所昵嘗于閤内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于外行本時在閤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汝何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推之太子為請乃釋之

按夫項令謝

頓宣頭使謝

漢書灌夫因行酒罵坐田蚡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乃令騎留夫夫不得出籍福起為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廼戲騎縛夫置傳舍

後漢書董宣殺湖陽公主蒼頭主還宫訴帝帝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

格殺湖陽公主奴

棒破壽陽公主車

後漢書董宣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

終不肯俯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頒諸吏

北史高恭之字道穆爲御史中尉時尒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

卿反謝朕　按魏氏舊制中丞出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遥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以赤棒棒之

還寺僧磑

毀權要渠磑

舊唐書李元紘爲雍州司户時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司皆希其旨意元紘遂斷還僧寺竇懷貞爲雍州長史大懼太平勢促令元紘

改斷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搖動竟執正不撓

又李元紘為京兆尹尋有詔令元紘疏決三輔諸王公權要之家皆緣渠立磑以害水田元紘令吏人一切毀之百姓大獲其利

蘇則之膝不枕佞人

羊侃之牀不坐閹人

魏志蘇則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

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

梁書羊侃遷都官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遊造有宦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

教謅

問佞

漢書陳萬年嘗病召子咸教戒于牀下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

要教咸諂也諂古諂字

晉書馮懷議百官降禮于王尊問之顔含含曰馮祖思問佞于我我有邪德乎

不過勰品

不與㬎言

晉書周勰為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老莊脫畧名教時韓康伯領中正不過勰品為之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從禮情禮之極不宜以多比為通時人以康

伯為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

唐語林宋璟為廣府都督玄宗思之使内臣楊思勗馳驛往追璟就路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倖殿中訴于玄宗上嗟嘆良久拜刑部尚書

韋貫之不面李京兆

韋子斐不諂高中丞

舊唐書德宗末言京兆尹李實權移宰相言其可否數日而詔行人有以韋貫之名薦於實者答曰是其

人居與吾同里亟聞其賢但吾得識其面而薦于上舉箚示説者曰實已記其名氏矣説者喜驟以其語告于貫之且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受賀矣貫之唯唯數歲中不往然是後竟不遷

又韋澳字子斐伯凡温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請用澳為御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温曰高君端士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豈能曲意

安能改行

南齊中書舍人既佃夫在會下請假東歸客勸王僧

虔以佃夫要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

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而去耳佃夫言于宋明

帝因而免官

陳書蕭引字升休為建康令時殿内朋主吳璡及官

官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

容時為黃門侍郎諫引曰李蔡之勢在位皆畏憚之
亦宜小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
李蔡改行就令不平不過解職耳吳璡竟作飛書李
蔡證之坐免官

元忠惡弘霸媚已

姚崇惡敬奇媚已

舊唐書郭弘霸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
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色請示便液即染指嘗

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即當愈矣喜甚

元忠惡其媚㬥語于朝

大唐新語成敬奇為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嘗感疾敬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一一手執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也崇勉從之敬奇既出崇惡其諛媚謂其子弟曰此淚亦從何而來自茲不復接遇亦見御史臺記　又笑林武后有疾詔遍祭神廟以祈福消災閻朝隱詣少室山時為給事中因親

撰祝文以身代犧伏于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賚左司郎中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雖厚賜然亦鄙其為人

管寧割席分坐

劉璡舉席自隔

世說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

吾友也

南史劉璡與友人會稽孔逷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逷目送曰美而豔璡曰斯豈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或曰與友孔徹同舟入東徹留目觀岸上女子璡舉席自隔不復同坐

移吾坐遠客

移吾牀遠客

宋書張敷為正員中書郎時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

務以張同省名家嘗欲詣之周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狄言我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許二客就席張呼左右曰移我坐遠客周等失色而退

南史紀僧眞得幸于齊世祖容表有士風嘗請于世祖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為兒婚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斆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眞承

旨詣數登榻坐定數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印封求官書

不視求官書

南史王惠拜吏部尚書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

又王球居選職接客甚稀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

不遣子要榮

不為兒買第

吳志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陸遜遜以為子弟茍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

南史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岑文豪謂袁憲父君正具束修君正曰吾豈能用錢為兒買第邪

郭晞佯瘖噤口不言

郭曖辭以居喪被疾

舊唐書郭晞丁父子儀喪持服京城朱泚構逆遣人就第問訊欲令掌兵晞佯瘖噤口不言泚以兵脅之晞終不語賊知其不可用乃止晞潛奔奉天僅而獲免

又朱泚之亂郭曖不知車駕幸奉天為賊所逼欲授偽官曖辭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兄晞弟曙及昇平公

主皆奔奉天

佯紿遺痢

遽稱腹痛

唐新語陸德明受學于周弘正善言玄理王世充僭號封其子為漢王署德明為師就其家將行束修之禮德明恥之因服巴豆散卧東壁下充之子入跪牀下德明佯紿之遺痢竟不與語遂移病成皐及入唐太宗引為文學館學士使閻立本寫其形褚亮為之

讚曰經術為貴玄風可師勵學非遠通儒在兹

續世說王毛仲有寵于玄宗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上問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説源乾曜輩豈不可召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誠如聖旨上笑曰朕明日為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客未敢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

戹遽稱腹痛而歸

桓温為子求婚于坦之

徐勉為子求婚于犄女

晉書王坦之為桓温長史温欲與子求婚于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温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温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

南史江蒨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唯蒨與王規抗禮不為之屈勉因蒨門客翟景為子繇求昏于蒨女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

東家棗樹垂庭中

漢書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隣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

東隣桑葚落其家

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

北史趙軌為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戒

乞不使王彥方知

皆唯恐楙德廣知

後漢王烈字彥方少師事陳寔以異行稱鄉里有盜

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我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

北史栁靖少方雅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栁德廣知也　又南史沈道虔傳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

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致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穟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恧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

范冉辭麥

庾易辭麥

袁崧後漢書范冉去官嘗使兒捃拾麥得五斛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莫道冉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

麥已雜矣遂誓不敢受冄或作丹

南史臨川王暎餉庾易麥百斛易謂使人曰走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之毛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禄于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

送絹償刈穀以縑置禾下

晉書羊祜出軍行呉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

北史鹿愈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飼馬船行數里愈覺即停船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　又趙軌召為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置而去

燒輜重十餘船

焚文券一大厨

南史孔顗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産業二弟請假東還

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覬見之為喜謂曰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

又顧覬之家門雍穆為州郡所重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覬之禁不能止及後為吳郡誘出文券一大廚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綽懊歎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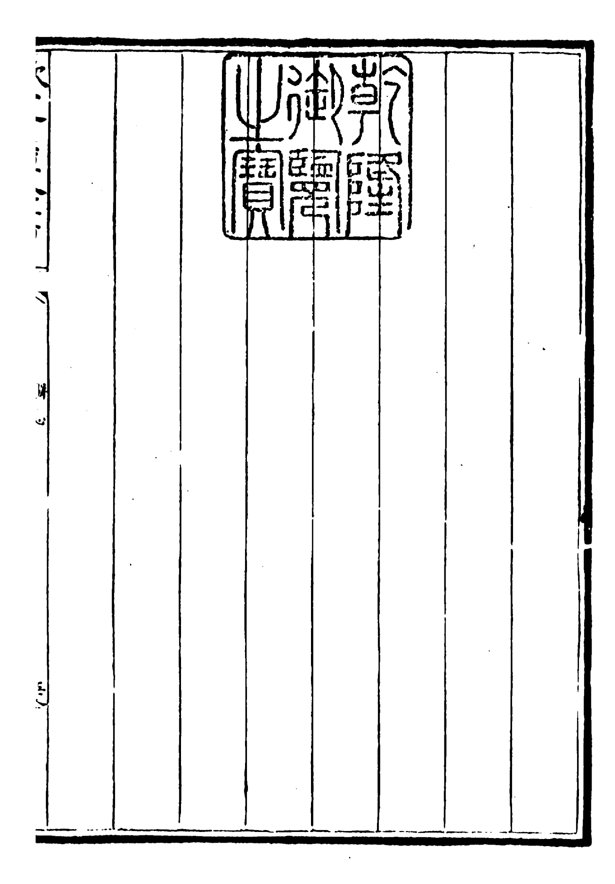
標牓賣宅

北史皇甫亮性質朴純厚終無片言矯飾所居宅洿下標牓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云為宅中水淹不淺雨即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

券契賣牛

又孟信去官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

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若請不得乃罷買牛者周文帝帳下人周文深歎異焉　又南史明山賓性篤實家中常乏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嘆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


乾隆御覽之寶

駢志卷二